

## 第六十章 譚武不弄文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畢竟誰都不想把事情鬧大，稍事懲戒之後，範閑就揮手準備讓場中這些下屬們退回來，禦林軍又開始重整院門口的秩序，那位魏統領往地上吐了兩口唾沫，心想這些長安侯的家人也是莫名其妙，如果是來決鬥倒也罷了，怎麼讓那位京中出了名的紈袴來偷襲？如今這天下早不是當年北魏大一統的局面，這慶國來使哪裏是好惹的？

正此時，忽然一個精悍的漢子從外圍走過，看見此處熱鬧場景，不由皺了皺眉，雙腳一踏地麵，激起兩團煙塵，整個人已經衝進了場中，出拳直打，橫腿而踢，出招幹淨利落，竟是毫不拖泥帶水，不過一眨眼的功夫已是出了七八招，分別向還沒有住手的監察院官員身上攻去。

這漢子出拳極為簡單，但勝在快速厲殺，竟是同時間讓那些監察院官員沒有落到好處，被逼得離開了原地，有幾個正依範提司的命令後退的人竟是腿上挨了一腳，身形一晃，險些跌倒。

範閑微微偏頭，心道哪裏來了位軍中的高手？這人的武道水平暫時看不出來，但是天生一股軍中鐵甲血殺威勢，竟是將自己的這些屬下都給逼退了。

那漢子替長安侯的家人解圍之後，長身站在原地，雙眼微眯，似乎對於自己先前這一連番凶狠出擊，竟是一個敵人也沒打倒，感到有些詫異。他一眼便看出來站在石階上的範閑乃是領頭的，皺眉說道：“好威風的南慶使團，居然團中隨便派出來的，都是六品以上的高手！”

範閑看了他一眼。靜靜說道：“出使異國。首要處乃是不墮國威，先生既是軍中人物，難道不明白這個道理？”

那漢子看了一眼地上哎喲不停的眾人，皺眉道：“不過是些奴才，就算那孩子無禮，難道閣下就靠這孩子與下人立威？”

範閑微微眯眼，問道：“那依閣下意見。我便要由人唾麵自幹？”

漢子一怔。不知道想到了什麼事情，麵色微微一黯。這邊廂的魏統領卻早認出這漢子是誰，麵帶尊敬之色上前行禮：“譚將軍，您怎麼來了？”

這位姓譚的軍中人士一時間沒有將這位禦林軍統領認出來，魏統領趕緊說道：“下官魏無忌。”

原來這位譚將軍，姓譚名武，乃是北域大將上杉虎的得力下屬。一向在北邊的冰天雪地裏抵抗蠻人。去年隨著上杉虎大將調回京都，誰知一直閑居無職，隻是偶爾去兵部點點卯。雖說京中軍隊同僚敬上杉虎一係悍猛忠勇，向來尊敬。但終究還是過得有些不是滋味，今日偶爾路過此地，沒想到卻碰上了南齊使團門口的一場鬧劇。

...

譚武看了魏統領一眼，無奈說道：“怎能讓這些南人，在我上京如此橫行？”

魏無忌苦笑說道：“宮中嚴令，要護好使團安全，事關國務，小將不敢怠慢。”

譚武想到大齊連年戰敗，自己與虎帥卻根本沒有南下作戰的機會，不由胸中一陣鬱悶，再看這滿地傷員，更是鄙夷之中夾著憤怒，他忽然抬起頭，對著石階上的範閑一拱手道：“敢問閣下可是此決南齊正使範閑大人？”

範閑拱拱手道：“正是。”

譚武麵色一片肅然，厲聲道：“北齊譚武，向範大人請教。”說完這話，他將腰間佩刀輕輕擱在地上。

範閑搖搖頭，知道對方不自稱官職，這是準備按民間決鬥的規矩來做，輕聲說道：“譚大人，在您之前，本官已經收了兩麻袋匕首，就算要決鬥，或許您也隻有延後些日子了。”

譚武皺眉道：“所謂擇日不如撞日，請範大人賜教。”

範閑再搖頭。

譚武怒道：“本人知道範大人不僅詩才了得，而且一向武藝也是極為精湛，去年便曾經單刀戰死本國高手程巨樹，莫非大人瞧不起在下？”

範閑看了他一眼，知道這位軍人動了血性，笑了笑說道：“雖說使團以我為首，而且剛才的模樣確實也挺像個惹事的鬧事團，但本官對沙場上的好男兒向來敬重，先前知道閣下長年在北方雪地裏抵抗蠻人，本官敬還來不及？為何非要在拳腳上分個勝負？”

譚武是個直性子人，聽著範閑話裏的溫柔意思，麵色稍霽，但依然擰著性子，將雙手拱在半空之中。

範閑歎著氣搖了搖頭，對身後地高達輕聲說道：“點到即止。”

高達緩緩將身後的長刀放到地上，走到石階之下，對著北齊這位出名悍勇的將領穩定地伸出右手，做了一個請的姿勢。

譚武雙眼微眯，從這名侍衛的身上感覺到一絲危險的氣氛，知道對方確實是位高手，南齊練團讓他出來與自己比武，也不算是羞辱自己，於是輕吐一口氣，雙掌一錯，便向高達攻了過去。

掌影一動，一聲悶哼響起，勁力相衝之下激起了一陣灰塵，灰塵落下之後，隻見高達右胸中了一掌，唇角有一絲鮮血滲出。而高達那雙冷厲的右手，卻已經扼耗住了譚武的咽喉！長年練刀磨就的老繭，刮弄著譚武咽部的皮膚，讓這位從來不知道恐懼的北齊將領感到了一絲寒意。

高達緩緩撤後一步，垂下右手。

譚武望著這位不知名的高手，心中一片震驚，對方使團裏竟然隨便派出一位，就能讓自己沒有絲毫還擊之力！先前那一剎那，他砍中對方的胸骨時，竟是沒有看清楚，對方那隻手是如何伸到自己的身前，他知道，如果不是對方手下留情，自己此時早已喉骨盡碎！

譚武也清楚，如果是真正廝殺的話，這位明顯是使刀的高手，一定不會給自己任何接觸到對方身體的機會。他對著高達深深鞠了一躬，又向範閑行了一禮，認輸之後離開了使團門口，頭也未回。

不過是一招之戰，卻依然驚心動魄。

...

馬車沿著上京街道往禮部駛去，馬車四周有禦林軍的士兵嚴加看防，再也不給任何人接近南慶使團的機會。範閑坐在馬車上微微閉眼，對身邊的高達說道：“剛才為什麼要挨那一掌？”

高達咳了兩聲，解釋道：“對方是軍人，所以屬下願意直接一些，而且屬下不想將自己的實力展露得太充分。”他看了範閑一眼，低頭說道：“而且少爺似乎想結交此人，所以屬下心想應該賣他一個好。”

虎衛雖是陛下暗中的侍衛力量，但畢竟是司南伯範建長年培養的，所以範閑看待這七名隨自己北上的虎衛，也像看待藤子京這些家中下人一般，親切之餘多些嚴厲。他冷冷看了高達一眼，罵道：“我連那個譚武有幾個胳膊都不知道，結交個屁？這天下的奇人異士多著去了，別說他譚武除了有幾絲軍人悍勇之外，根本沒有一絲稀奇外，就算他真是奇人異士，難道我就都得結交？那我這輩子豈不是得忙死？你還讓不讓我吃飯了？你還讓不讓我玩啦？”

高達一愣，心想結交高人，不是每位世家子弟最喜歡做的事情嗎？難道自己做錯了？問題是就算如此，怎麼又和吃飯娛樂扯上了關係？

範閑在懷裏掏弄了半天，終於摸出了一粒丸藥，扔給高達，讓他服了下去。

王啟年在旁邊湊趣說道：“難道又是陳皮的？”

範閑沒好氣說道：“這是傷藥。”

高達接了過去，但依然有些不明白，說道：“不是說點到即止？”

範閑笑罵道：“你哪根手指點到那個譚武身上了？”

高達默然。

“不知道長安侯的小公子來鬧事，究竟是誰出的主意。”王啟年的心思主要放在先前那一幕上，“按道理講，既然北齊皇帝願意履行此次的協議，而且很欣賞提司大人，讓禦林軍來保證使團的安全，這就足以向王京中的各色人等傳達

明確的信息。居然還會有人來鬧事，這事情有些蹊蹺。”

“不要忘了，連兩國間的協議似乎都已經泄露了出去。”範閑輕輕敲著馬車的車窗櫺，外麵就是北齊的士兵，所以車中三人說話的聲音極低，“看來這北齊比咱們南邊更加是一團亂麻，那位年輕的皇帝似乎權力抓得依然不夠牢靠。”

“隻要不影響我們處次出該的任務就好。”

他今天有些忙，晨間入宮，然後又陪那位年輕皇帝閑聊，與海棠一路走著，在使團門口又挨了頓罵，身在北齊第一日，竟是忙得不亦樂乎，連飲都沒有吃，肚子裏麵隻有北齊皇帝賜的那杯茶水。

不想還好，一想肚子就開始咕咕叫了起來，範閑自嘲一笑，心想自己還真是個勞碌命之所以今天把自己搞得如此累，是因為範閑打定主意，得趕緊把言冰雲從北齊森嚴冰冷的大牢裏揪出來，不然若自己在外麵吃香喝辣的，隻怕也吃得難以盡興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